

系所組別：中國文學系現代文學碩士班

考試科目：作品閱讀與寫作

考試日期：0223，節次：3

※ 考生請注意：本試題不可使用計算機

一、請承接舞鶴小說《餘生》中的一段文字，寫一節黃昏日暮景象。(300 字)25%

我坐在門前台階左望遠山濃雲已罩了山頭，右望雲朵層層由胭脂褪去殘紅，我忽然覺得喉嚨渴望一樣東西，我快步到雜貨店，架上拿了一瓶米酒紅標，剎那間我覺得自己真正身在深山部落了，第一次同感到部落老米酒的苦悶，何時開始我又習慣在日暮昏光後不開燈，我坐在夜色滲透的客廳啜著一口一口老米酒，其實多年在古都台南除非必要寫作，已恢復了不開燈，那是多年在小鎮淡水生活的延續，我習慣坐在夜色清明的屋內面對前方不遠的一條河與一座山，那幾年間夜夜想的是什麼至今無存蕩然了，唯那坐姿與情境斷續下來直到面對深山一杯老米酒。

舞鶴，《餘生》，臺北：麥田，2000 年。

二、這是一節 2012 年 12 月來臺表演的法國「陽光劇團」團長的訪問。請就她對劇本的發言，加以發揮評論。25%

巴：這個劇本的哪些地方吸引您呢？

莫：我們每一個人都經歷過失去地位與權力的時候。當我們選擇一個劇本時，或是我該說，當劇本選擇了我們的時候，這劇本中一定有一個隱藏的地方訴說著我們自己的故事。重點是，這個地方是被隱藏的。導演的工作是在對每一個人說出他們自己的故事。觀眾、演員、每一個人都在故事中看到他自己的一部分；從逃離——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從某處逃離——到愛情的傷痛，到痛徹心扉的分離，再到每個人的可笑愚蠢，每個人的恐懼，或是每個人的勝利。如果大家看到的只是莫虛金在談她自己，那麼這齣戲就是失敗的！

在《亨利四世》這齣戲裡，我在可憐的法斯塔夫(Falstaff)在戰爭場景裡所流露的恐懼中，看到了我自己。

亞莉安·莫虛金/法賓娜·巴斯喀著，馬照琪譯，
《當下的藝術 (L'art du present) 》，臺北：中正文化，2011 年 12 月。

三、二〇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瑞典學院以「講故事的人」為題演講，以說故事的人自居並做為創作的實踐，他提到代表著《生死疲勞》書名來自佛教經典，寫的是人的命運和人的情感，局限和寬容，堅持信念作出的犧牲與努力：

小說中那位以一己之身與時代潮流對抗的藍臉，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，這個人物的原型是鄰村的一位農民，我童年的時候經常看到他推着一臉吱吱作響的驢車從我門前過，給他拉車的是一個驢子，還有他的妻子，這個勞動者在當時的集體社會裏顯得那麼不合時宜，在我們孩子眼裏也把他看成了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小丑，以至於當他們從街上走過時我們都會充滿義憤的朝他們投擲石塊，時隔多年，當我拿起筆寫作時，這個人物這個畫面便浮現在腦海裏，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為他寫一本書，我遲早要把他的故事講給天下人聽，但一直到 2005 年我在一座廟宇看到六道輪迴的壁畫時，才明白了講述這個故事的正確方法。

請以這段經歷轉折文本為啟示，找到一個方法講述一段你經歷的故事。(20%)

(背面仍有題目，請繼續作答)

系所組別：中國文學系現代文學碩士班

考試科目：作品閱讀與寫作

考試日期：0223，節次：3

※ 考生請注意：本試題不可使用計算機

四、

當人類的悲劇，在於一種遍在的、無所遁逃的肉體恐懼持續太久了，久到讓我們居然能忍耐得了，以至於變得根本沒有什麼心靈問題這回事，只剩下一個疑問：何時我們會轟然一聲悉數化為碎片？正因為如此，今天年輕的男女寫作朋友，已經把人類心靈的自我矛盾衝突給遺忘了，然而，這可能才是美好作品的原出，因為只有矛盾衝突的心靈才真正值得一寫，值得我們為之嘔心瀝血，為之瀝血。……沒有這些古老普遍的真理，任何小說皆如蟬蟻晨露般朝生夕死——那是愛情、榮譽、悲憫、尊嚴、同情，以及犧牲。……在他重新學會這一切之前，他的寫作，就像束手站立，看著人類的末日逼臨一般。

- (一) 以上是威廉·福克納 (William Faulkner)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日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致答詞的摘段。請就文中「遍在的、無所遁逃的肉體恐懼」聯結上「轟然一聲悉數化為碎片」，做出解讀？(15%)
- (二) 文中，古老普遍的心靈的自我矛盾衝突之愛情、榮譽、悲憫、尊嚴、同情、犧牲與「末日」意象互為證成，就你對福克納的了解，「末日」是文學的隱喻？或者現實面？有何作品實例可舉？(15%)